

花言峭语

超女二十年，各有各精彩

《乘风2024》播出，何洁和尚雯婕同台，演唱《不该》，评论和弹幕里都说，“超女”这唱功可都是稳扎稳打的，我们方才惊觉“超级女声”，已经在我们视野里，停留了快二十年。而这二十年，人们对“超女”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，起初人们觉得她们就是靠选秀出道的，运气和人气因素更多，唱功和舞台素养都不行，她们的造型到个人生活一直被吐槽。但二十年下来，那些依然停留在舞台上的“超女”，慢慢证明了，所谓唱功是什么，所谓舞台又是什么，被这样一个舞台推送到我们面前的人，又会有着怎样的个人命运。

2004年，首届“超级女声”开赛，安又琪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，由此出道，紧接着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《安又琪》。但是这一届“超女”其实出现在选秀节目大爆发的前夜，只能是预热，即便是冠军，安又琪所获得的人气，也并没有保护她走得更高更远。十年后，她参加了一档名为《十周嫁出去》的节目，这个节目计划用十周时间，把安又琪嫁掉。它的过程是这样的，全球男士通过网络报名，网友全程参与投票，从众多报名男士中选出十名，进入安又琪的约会名单，供她进一步筛选约见。第一面合适的，可以见第二次，这样不断见面和筛选，直到在十周后找到一个人，和她结婚。参加过这个节目之后，安又琪其实还是一直停留在舞台上，2021年，还曾经

参加过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二季。张含韵是2004年的“超级女声”全国总决赛的季军，当时她才15岁。随后迅速推出个人专辑《我很张含韵》，《酸酸甜甜就是我》唱遍全国，她所到之处，都是人山人海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们对十五岁少女站上名利巅峰感到不满，各种谣言袭来，各种传闻纷纷落地。她的唱功被人诟病，她的不善应对，被视为耍大牌，而她签约的公司经营不善，失去了替她修复形象的能力。有五年时间，她陷于沉寂，“那五年里我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交。如果说我五年前像一直走在暖洋洋的大道上的话，这五年里我就一直在走冷冷的夜路。”但五年后，她终于凭借一个个小角色，以及综艺节目《百变大咖秀》中的亮相，一点点走出来。

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其实是2005年的“超级女声”，之所以被人铭记至今，是因为它作为一项歌唱比赛，赢得了空前的关注度，五个赛区，超过15万人报名，并且成为热度空前的话题。如果从影响力来说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，因为从那以后，再没有哪一届“超女”（后来更名为“快乐女声”）和“快乐男声”，能与之相提并论。三甲选手李宇春、周笔畅和张靓颖，至今也活跃在舞台上，何洁、纪敏佳、黄雅莉、叶一茜等等选手，也还时时有火花。因为“超女”，2005年那个夏天，成了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夏天。

这一届的“超女”充分说明，成为“超女”前十名，只是个开始，她们此后的命运，那么清晰地说明了，一个人的才华、情商、个人选择、机遇，会造就多么不同的命运。

李宇春已是国际巨星，并成为时尚界宠儿，前段时间，她被众多娱乐圈老一辈巨星围绕的照片，充分说明了她的人脉，也让人们对她的为人处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因为，如果以“世俗参与度”“娱乐圈参与度”作为标准，去划分明星，李宇春的参与度，几乎是最低的。她没有绯闻，她开了微博，却并没真正投入其中，她之所以热衷于使用Instagram，多半是因为那里可以用图片说话。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孤独、喜欢独处、沉浸在音乐中的女孩子，却成为众星簇拥的对象，也向彷徨在人际漩涡中的中国年轻人说明，成就自己，才是最大的人脉。

周笔畅，在华语流行音乐阴晴不定的此时，不断推出新专辑，并且出演了许多电影电视剧。并成为2014年第二十一届欧洲音乐奖“全球最佳艺人”。2015年又在香港红馆连办两场演唱会，成为首位在红馆加场开唱的内地歌手。

张靓颖，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唱功担当，在这二十年里，给我们留下了《印象·西湖雨》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《画心》等等传唱一时的歌曲，并在2009年5月，出现在奥普拉脱口秀“世界达人”那一期节目里，回顾

自己的音乐旅程，并做了现场演唱。其他的“超女”，也各有各精彩。何洁、纪敏佳、黄雅莉、赵静怡还在唱，而何洁于2013年，和演员赫子铭结婚，后来又经历一系列生活动荡，所以，当她出现在《乘风2024》舞台上的时候，有人说她的演唱是最投入忘情的，像是以后不会站在舞台上了一样。

卡尔维诺说，面对灾难重重的生活，人们总希望“减轻了自己的体重，飞到另一个世界去，依靠另一种知觉去寻找战胜灾难的力量”。他最后得出结论：“在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，是人类学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常数”。我们生活在沉重之中，却渴望轻盈，“超女”们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相貌，从平凡的生活中突围，在丛林一般的名利场中，凭借自己的生命力屹立不倒，她们实现的，正是我们的渴望。

二十年时间，她们的选择、努力，所呈现的不同结果，也那么明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有人抓住了微小的机会，高飞而去，有人不断跌落，在平凡的生活里湮没。正如当年获得第九名的赵静怡（后来改名为赵婧贻）在她的单曲《蜕变》中所唱的那样：“有人羽化成仙，有人流落凡间”。而横亘在巨大差别中的那件东西，名叫命运。

韩松落 作家

钱眼识人

范伟，干净的老头

电影《朝云暮雨》让范伟拿了今年北影节的影帝，实至名归。因为我看过了，感觉如果不是他，这部电影会面临不少争议，它还有几日才能上映就先不剧透了。但是结论可以先说，范伟把人生中看起来的不堪轻轻松松地吸纳到自己的表演里，然后消化成一股清新的道骨仙风。你没办法想象，换一个老头与周冬雨搭戏，还要很认真地讨论何时“洞房”，要不要生孩子的怪异感，尤其是在现在相对保守的舆论环境里，演员是需要承担起保护角色纯度的使命。所以，范伟真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头。

他的表演是干净的，多一分就媚俗，少一分又做作。来自老舍小说，编剧梅峰导演处女作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中，范老师就是我心中封了神的表演。这种黑白片很依赖视听语言上的形式感，要让人觉得高级，有味道，这样的效果也是双刃剑，演员不可能演得特别生活化，否则就显得很聒噪、小儿科；但反过来说，又不能太起范儿，太舞台剧甚至太飞。黑白的影像本身就是一种闷骚、节制的美学。

所以，范伟演的丁主任就是一个把分寸感刻入灵魂的人，每天早上出门都要在镜子前捋须一番，披挂上阵，穿着人皮做人。这一套行云流水的表演是范伟自己想出来的，真的很绝，也没有太用力，就把一个职场人的违心与分裂勾勒得入骨三分。说来也巧，还有一部黑白片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也展现了范伟对角色处理的分寸感，干净利落。他把唐先生作为丈夫、男人的血气留在最后一刻，其他时候都缩进窝囊与恐惧中，非常真实可信。

奇怪的是，不管什么女演员跟范伟搭配在一起，都会有一种思考人性主题的“干净”，既不会去猜测他们怎么走到一起，也不会观察他们的亲密互动，好像范伟的角色就是老天随便分派给女人的，就这样吧，观众只会跟着人物、剧情去想，他们在一起幸福吗，折磨吗，人生可真苦啊，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与张静初合作的《芳香之旅》等。还有一种奇怪是，哪怕是《漫长的季节》《断·桥》等悬疑故事里，无论正反派，范伟都会有一些让人心疼的委屈瞬间，尤其是在处理家庭关系时。坦白说，范伟其实是把情爱这件事从人物关系里剔除出去了，这倒不是在吐槽他缺乏男子汉气概。而是说，一个相声演员出身的男演员进入大银幕之后，就直接跨入接近哲学的精神领域。这是很奇特的，不脏，又不是无聊的空白，其实很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趣味。就像枯山水、就像盆景，就像素净的瓶子。很多人年轻时喜欢、追求血脉贲张的力与美，那中年之后就懂去繁就简的孤与美。干净，其实是很残忍的价值取向，对于演员来说，它要求你的专注和克制，而对于人性来说，就意味着，你其实是压抑与孤独的。

长风新 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亲爱的敌人

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演到最后，林依晨终于见到许玮甯，她称对方为亲爱的敌人，在其临终前一番关怀。两人似乎尽释前嫌，中间过程却又来回反复，好一时歹一时，最窝心的与最狠毒的话，可以在一分钟内随时切换。她俩才像是一对怨偶，那个共同爱过的男人贺军翔，此时几乎等同于不存在，是两个女人贴身过招，赤裸相陈，直见性命，甚至可以说，剧集前期所有铺垫，都是为了最后的这次交汇。

你以为是发生在此刻当下的都市故事，其实讲的仍是那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无解议题。比如贺军翔饰演的何瑞之，永远受制于母亲极不稳定的情绪起伏，无论婚前婚后，他逆来顺受，不管最后娶了谁，让那个女孩子来

接盘便是，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请君入瓮的恐怖游戏。林依晨饰演的他妻子简庆芬，以为从情敌手中抢得绝世好夫君，谁知接下去就得面对一段极为棘手的婆媳关系，这是比夫妻关系更难处理的、旷日持久的两个女人的战争，这场战争以婆婆伤残离世、媳如身心俱疲告终。当然另一位女主角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许玮甯饰演的张怡静，相当于台北版樊胜美，不争气的哥哥永远在添乱。这部剧里的女人们，以为要面对的是新女性的各类议题，谁知仍然摆脱不了原生家庭换汤不换药的永恒宿命。她们既是敌人，更是同盟。

三角形最具稳定性，放到二女一男的人物关系上，还会发现这个故事就是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的一个变种。稍有不同的是，这部剧集的叙

述视角不是男主角，也不是红玫瑰，而是白玫瑰——走入婚姻围城的简庆芬，她更能让女性观众代入。按照这一设定来推演，那些剧情疑点也迎刃而解：白玫瑰被丈夫冷落，心理奔突中一度出轨，简庆芬也是如此；得不到的红玫瑰则成为男人心中的朱砂痣，剧中的张怡静则一再被提及是成为对方心里那滴眼泪，还是成为他心底永远的微笑。

白玫瑰终于在红玫瑰凋谢前奔赴她，在同一屋檐下短暂生活，也把两人的前世今生翻了个底朝天。对于她俩的关系，主创动用了太多设定来试图解释，比如生辰八字、服饰偏好、平行宇宙、量子纠缠、薛定谔的猫……每一种解释都是金句连连，但也是人为设下层层迷障，讲得

太多未免让人生疑：这是女主角在自欺欺人，还是主创的刻意为之——搬出这么多理论标签来让她们对号入座，仍是为了最后一刻照见人生真相，简单直接，并且残酷。

敌人存在的意义，是让人时刻保持斗志，并以其为坐标来衡量自己的得失成败，张怡静之于简庆芬，意义也是在此。不过，简庆芬最后甚至需要张怡静来点醒丈夫对自己的爱，这未免过于牵强。婚姻生活中的千疮百孔，那些不上心、不尽心、冷暴力，当事人冷暖自知。旁观者用一则短信就能全盘推翻，只能说明这个敌人在退场前，其言也善。这番良苦用心，也算是她留给对手的一点慈悲了。

早闻狄声

不够善良的结局

最早夸奖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“上了新台阶”的剧迷，大概是最被结局重创的一群人：原以为细腻的剧本、扎实的表演能共同迎来一个讲述女性角色成长与超越的收尾，却不料曲终人散，剧中人纠结的依然是“爱我她还是她”。在这个公认“不够善良”的结局里，一句“小心开车”就能让困于充斥着冷暴力的家庭生活的妻子泪流满面，而孤独打拼多年的职业女性却被认定心有遗憾，患癌去世。

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，主创很懂得那些主动走进围城的女人们。无论是简庆芬（林依晨 饰）初入职场的自觉乖巧，还是她与何瑞之（贺军翔 饰）婚后平庸日常的倦怠

感，又或是何母对待准儿媳与儿媳两种不同的面孔，剧本写得细致，导演拍得从容，演员也演得准确。尤其剧中简庆芬为瘫痪失禁的婆婆洗澡手忙脚乱，儿子还在门外一不小心踩到秽物的戏份，大概是所有中年人心头预演过却又不想面对的顶级恐怖片。而她回归家庭的结局，亦多少和人设相符，很无奈，又很真实。

相比之下，剧集对单身中年女性的呈现，则不那么尽如人意。在Rebecca（许玮甯 饰）身上，观众能看到一切有关这个群体的陈旧想象：原生家庭糟糕所以在婚恋市场上的“行情”不好；难逃前任所以潦草谈情甚至成了老板的地下情人；人到中年如

果需要感情那必然只有不谙世事的年轻弟弟愿意向前一步……不是说中年女性没有这样的困境，也不是说她们就不能渴求温暖向往爱情，而是Rebecca的命运明显与观众的想象大相径庭，再加上许玮甯惊人的容貌，谁能接受大美人活成了这般滋味？

或者说，剧本为Rebecca设计的“单身之苦”，除了攒不够钱买房、养老之外，大多有一种空中楼阁之感，尤其是她反复挂在嘴边的衣橱坏了自己修、单人就餐却被歧视等问题，在服务业高度成熟的现代都市完全是伪命题。观众无法理解，她能从办公室不受欢迎的异类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自由职业者，说明她自有一份解决问题、

面对社会的能力，那又怎么会为这种用钱解决的生活琐事自怨自艾？

是剧本创作的疏漏，还是价值观落伍导致的整体滑坡？答案见仁见智。但编剧兼导演徐誉庭曾在采访中谈，剧集灵感出自一个丈夫照顾患癌的前女友、妻子最终选择离婚的真实故事。或许，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在主创心头种下基调——这是一个在生死话题面前如何看待现任与前任，如何面对过去与现在的故事。那么，为它赋予更多女性成长的命题，不过是我们观众自作多情的错付了。

常原秋 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